

中外散文選萃

ZHONG WAISAN WENXUANCUIZHONG
WAISAN WENXUANCUI

第四輯

中外散文選萃

主

編：鄭法清

謝大光

責任編輯：蔣華

封面設計：左建華

中外散文选萃(第四辑)

本社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3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 插页2 字数100,000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 000

ISBN 7-5306-0814-2/I·727

定价:3.20元

〔津〕新登字(90)002号

卷 首 语

编罢本辑选萃，正值金秋。红的、黄的、绿的，各色落叶，夹道纷呈，恰似辑中文章，五彩斑斓。当这五彩斑斓的景象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应该已是隆冬时分。面对茫茫一片白雪，回想此时此刻，大约谁都免不了学夫子临川而叹，说一声“逝者如斯夫”吧！

好在时间长河中流动着的，不只有春夏秋冬，还有你和我的情绪。正像季节的流动装点着大自然的多姿多彩一样；人们情绪的流动，装点着人生情感的五彩世界。常听说“写散文要有情绪”。此话稍作补充：“散文中需要有流动着的情绪。”活的人生，离不开活的情绪。各人本着一颗真心，任生活激发出的诸般情绪自然流过，风起波涌，情动心弦，喜怒哀乐，浑然成曲，这是散文创作的真境界。我们希望散文中多一些这样的真境界。

散文的繁荣，除了现有作者的努力，还需要不断有新人的加入。本辑作者中，就有一些并不为人熟知的名字，愿他们最初的果实，能化为下一个收获季节的种籽。

编 者

目 录

· 91 散文精萃 ·

花开两地	陈丹燕(1)
——写在罪恶成为历史之时	
马车的影子	张锐锋(9)
太阳 人 脚印	李 玥(27)
茶禅续语	葛兆光(31)
自己人	蔡 翔(35)
离别西海固	张承志(38)
屋巅独语	罗 凯(46)
不惊阁的第五季度(二章)	荆 歌(50)
住院杂记	吕嘉健(53)
虚说中医	费振钟(56)
钓 鱼	张爱华(61)
歌声渐远(外一篇)	杨 挺(65)
创造系列	叶 梦(68)
孤傲人生	韩石山(80)

· 台港暨海外华人文萃 ·

我的家在安格尔家园	(美)聂华苓(87)
借钱的境界	(台湾)余光中(91)
零乱茶烟	(美)陈香梅(94)
邈邈行江湖	(台湾)郑明嫔(97)

· 域外散文新译 ·

- “他的名字是彼得” [美]福克纳 李文俊译(101)
日记三则 [美]斯坦贝克 邹 蓝译(103)
蓝眼睛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简家群译(108)
玻利维亚印象：土地、太阳和十字架
..... [危地马拉]米·安·阿斯图里亚斯 王玉林译(111)

· 序跋之页 ·

- 历史追寻的诱惑 李 辉(114)
——《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后记
说“横” 忆明珠(118)
——《小天地庐漫笔》代序

· 散文谈话录 ·

- 散文应单纯一些 萧乾 李辉(120)

花 开 两 地

——写在罪恶成为历史之时

陈丹燕

回想起来，最不能忘记的，是1986年春天对南京大屠杀所遗留下来的万人坑的采访。那个春天阳光明媚，江东门一带的田野长满了绿色植物。同去的日本“和平之船”南京组成员颜色鲜艳的春衣在乡野的熏风里飘动，像是在那片碧绿的田野和阳光里一些优美扇动翅膀低飞的大鸟。

沿着那些硕大的植物和黄色花朵走下去，被挖开的一个长方形的坑里，突然看到了许多碧绿如叶的被砍裂的肩胛骨、有子弹洞的头骨、被折断的肋骨，它们安然出现在阳光之下。

今年4月我为自己的书去了日本。

成田机场在雨里飘着一面太阳旗。突然就听见轻轻的哭喊声，鼻尖上突然就感觉到1986年的温暖阳光，在一份看世界新鲜而茫然的心情里，惊痛的感觉像碰破了皮的伤口，辣辣地轻跳。

4月，日本的男孩子流行一种直而略长的发型，看上去很像中国五十年代的发型，走在东京的街上，看到路过的那些男孩子脸色严肃而善良，心里总是惊异是否在日本三十年代的男孩，也有这样的神情。在照片上见过提着一颗中国男子头颅的富山大队副官野田和炮兵小队队长向井敏明。那时在心里一千遍对那张由于杀人而亢奋但又惊讶的脸开过枪。他发明了屠杀中国人友好竞赛，并杀钝

了一把日本刀。在后来的死难同胞纪念馆里，我见到过那把刀刃上的锯齿纹，当真是热热的血和白白的骨头磨钝了上好的日本军刀呢。

想起日本人，就会想起那张脸，因为在学会世界史以前，所有的孩子都先学习中国史。他该是许多日本人的悲哀。和平之船的那些日本人，年轻和年纪大的，在万人坑前纷纷跪下谢罪，那时他们不敢抬头看我。那时我很直地站在万人坑最外面的土地上，我的身边有一朵大得怪异的金色花朵，峥嵘跳达。我想他们如果站在野田和向井少尉的照片前，也许会羞愧得抬不起眼睛来的吧，那表情里一定还有惊异，就像中西小姐解释的那样：“我们不能理解我们的长辈，他们为什么干那种事。”中西小姐是一个刻苦善良的美丽女孩，她领我去过一个养满鸽子的广场。广场四周开满了樱花，也落满了樱花，那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美丽的花朵之一，精致、恬淡。开得非常优美，落得优美如生。有个老人在广场外面吹口琴，加了扩音器，那是一支法国曲调，自由、浪漫而且温柔。在广场上，当你撒鸽食时，整个广场的鸽子都会向你飞来，鸽子的眼睛温柔而警觉。

在东京，日中儿童文学美术交流中心会长前川康男先生请我去他的家。在福武书店的走廊里，他笑着朝我走来，白发上盖了一顶深绿色的呢帽，很棒的样子。我说：“又能见到先生，真高兴。”

我是在上海认识前川先生的。1989年儿童文学美术交流中心上海中心成立，作为日本方面的会长，他专程来祝贺，并在成立大会上演讲。那天他说了许多话，关于他的写作，他第一部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写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国和一个名叫阳的中国男孩。还说了他如何在家里办孩子图书馆，如何希望两国儿童友好，并建议做战争中的日中儿童文学的联合研究。他说他自己曾经在战争年代作为日本军人到过中国，他为日本曾经做过对中国不友好的事情道歉。

他面容平缓但眼睛却时时闪烁机智或者说顽皮的光芒，就像

我所熟识的儿童文学前辈陈伯吹先生，但我此后对讲演的注意力再不能集中，在那明丽阳光下怒放的婴儿脸盆大小的金色花朵遮满了视线，那种峥嵘怒放，就像有花朵之外的生命附着于斯，甚至在阳光下，花瓣上有人的皮肤一般的温暖柔韧。

有一个日本女孩哭着用手去摸绿色的人骨，她不相信那绿色的东西是一根人的大腿骨，在开满灿烂丝瓜花的田野里，它更像一根长得不错的丝瓜。她问为什么骨头会变成绿色的呢，一个纪念馆筹建处的女孩说，是因为骨头里尚有营养，昨晚从地下挖出，淋了一夜的露水，又碰上春天万物生长的时候，所以骨头就在一夜之间长满青苔。

那也许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男人的大腿骨，四十年前，也许像春天的树干里奔涌着清新的树汁一样涌动着热乎乎的骨髓，在那里流动着多少梦想？一个漂亮的长辫子姑娘，一块绿油油的江南水田，一间结结实实的白墙黑瓦屋，也许。

上海的冬天阴冷潮湿，听着前川先生说话的声音，只是感到有许多灰色透明的形体在无风的窗外奔腾飘摇，哭泣呼号，呼呼扑打窗上的玻璃，他们面容忧戚困惑，其状惨烈，就像 1986 年的黄昏时分站在南京下关车站等火车时所感觉到的情形。

我也不懂。

我不懂为什么已经占领了南京的日军要见到中国男人就杀，然后割下男人的生殖器塞到死者嘴里；要奸污中国的女人、女孩和小姑娘，然后把她们杀死并割下她们的乳房；要像摔死一只猫一只鸡一样杀死中国的小孩，并把孩子的内脏煮熟吃下。我不懂在入侵者胜利之后，会以如此恶毒的方式来欢庆胜利，南京的屠城，绝不是一个坏士兵就可以完成的，那是一个军团，按照前川先生的回忆，太平洋战争时期，在日本的征兵，大都是贫苦人家子弟和农村青年。但是为什么他们中的那么多人，都会选择这种方式来度过 12 月 13 日以后的半个多月呢？南京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在古城墙

上，夏天长满结实的野草，春天处处开着小小的花朵，江苏人的眼尾和面颊，与日本大和民族的人，有一样的黑发，黑眼睛，一样的肤色，在长崎的公园里，我看到极像我的女儿陈太阳的小姑娘，睁着小棕熊一样的眼睛。

在日本的街上走，常常能看到用窗纸的木头门窗，长长的写着汉字的红灯笼，傍晚的时候，风摇动长长的红灯笼，那样的地方，可以喝酒，还卖面条。走着走着，突然会觉得好像是走在中国古代的秦淮河边。在东京的一个下午，坐 JR 线，静听身边的日本人说话，突然发现在日语里，有许多与中国话相似的单词发音，如新宿，如图书馆，如少数民族，由不得相信早年徐福东渡的故事。1983 年春天，我跟着一个日本儿童寻根访华团，沿着京杭大运河一直到扬州，据说那是当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带去中国文化的路线，那些日本孩子坐在白色的船顶上，对运河两岸的每一个中国孩子叫：“你好！你好！”在运河边的土坡上，有一个穿红衣的小女孩，她没有回答，也没有动静，只是看着这一条不停地叫着“你好”的白轮船。后来听说，那条古老运河，在四十年前，也是日军侵略江南时渡长江的路线。记忆中的女孩，垂着小小的肩膀，在风里飘着黄黄的黑发。

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哪两个民族，从古到今，有过这样深刻的恩怨缘份。

前川先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学生，从学校去当兵，被派往中国。他曾经驻守过南京护城河一带。那一带在南京大屠杀时，曾经由于尸体太多，堵塞了河道，那时护城河里的河水都曾经是红色的。从护城河里死里逃生的伍长德老人曾为此在 1946 年到东京国际法庭上作证，也曾接待去南京大屠杀万人坑江东门遗址参观的日本和平之船。

那次，在去南京的火车上，我曾和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记者本多胜一先生探讨过南京大屠杀问题，我总是问同一个问题：日本普通的士兵为什么要这样侮辱和残杀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本

多先生没有告诉我。

伍长德老人说日本侵略军没有仁义。说着他弯腰将一个日本记者滚落到他脚边的笔拾起来递还给他，那个记者跪在地上泪流满面。

前川先生说是因为战争综合症，军队在长途征战中身心非常紧张疲劳，会出现心理方面问题。

在上海为此去采访前川先生的时候，前川先生说愿意将他所知道的侵华战争的情况全都告诉我。采访的那天也是12月13日，日军从中华门进入南京那一天。

开始采访的时候，前川先生坐着，他问是否我有意选择这个日子来采访，我摇头。长长的中国历史上，有多少血泪纪念日，我不能记清。在学校里学习中国近代史，堂堂课不能往下听，便逃课坐在丽娃河边看书，安徒生的，E. B. 怀特的，当时以为沉重的过去一闭眼睛就可以逃过去，逃不过去，就觉得那些事只是个故事而不曾真的发生过。所以我说，我并不知道，但我想知道真相。后来他站起来，说：“我应该站着说。”

于是他站着说，说到天皇、东条英机、日本当时对农村青年的大征兵，说他希望日中不再战，从孩子开始友好，互相了解，所以他做日中儿童文学美术交流中心的会长，他写《阳》，所以他提出日中儿童文学作家联合讨论关于战争和儿童文学的问题，所以在有中国人的场合，他总是道歉。

那次采访到深夜，前川先生站了很久。

然后我就去长崎。

就看到了郁金香。

一条窄窄的街道上，沿着马路，大朵大朵的金黄和金红色的郁金香一路开过去。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那么艳丽的郁金香，那天长崎微微下着雨，海风变得很凉，但阴天里的郁金香仍旧开得很大，几乎像我的整个手掌一样大的花瓣，在冰凉微腥的海风里骄傲而

沉醉地光焰四射地摇曳。

那天在雨里，去参观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在路上，中由美子女士告诉我说，原来美军并不想炸长崎，长崎不像广岛，没有什么军事设施，长崎只是留下了许多欧洲传教士痕迹，有十九世纪欧洲风格的优美海滨，沿海有白色欧洲风格的木楼，是当年蝴蝶夫人等待情人归来的地方，还有一条通往白色教堂的绿树葱茏的石台阶路。但那个美军驾驶员迷了路，把本来炸福冈的炸弹投到了长崎。那一天长崎阳光很好，就像《晴朗的一天》中所唱的那样。

原子弹爆炸纪念馆旁边有长崎和平公园，公园的和平之神，是世界著名的雕塑。他手直指天空，手指所指之处，就是1945年原子弹爆炸的地方。另一只手平伸，表示希望永远和平。

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的纪念碑，是一堵石墙，什么都没有，只在上面刻了很大的黑字：三十万殉难者。

在到长崎以前，我只知道原子弹在长崎上空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许多长崎女孩得了白血病不能生孩子。还有一把寻找意达的老椅子，在松谷美代子的童话里吱吱哦哦地叹着气，四处找那个死在原子弹强光里的小姑娘意达。

走向原子弹爆炸残存物的时候，看到绿玻璃的酒瓶变成了柔软面片一样的形状，我用手在胸前挡了一下：会不会在酒瓶里还留着射线呢？

在一堵老式日本木板屋的墙上，有一个戴草帽的男人端坐的形状，他头顶还有一条竹竿的影子，像张旧照片，那是原子弹射出来的巨大热量把坐着的人和竹竿烤化的一瞬间，将它们的身影映到木板墙上，像冲放照片一样。只一瞬间，那戴草帽的男人就消失了。他会变成什么呢？也会变成一个灰色的形体吧。

图片上有一个被灼伤的男孩，赤裸着糜烂的手臂迷惑地看着前方。他的脸上有1945年的阳光。孩子到了十分疼痛的时候，脸上反而没有了伤痛的表情，他只是迷惑无助地望着，他一定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会遇见什么。他眼睛里的伤心像宁静的水洼会倒映出一天的絮云一样，倒映出战火的杀机。

很熟悉的眼神。

像南京大屠杀之后幸存儿童在照片上的眼神一样。

原来中国和日本的孩子在战火前的神情是一样的。

在纪念馆里，挂着丸木夫妇合作的原子弹爆炸之图，痛苦而困惑的灰色人形簇拥在一起飘摇哭嚎。丸木夫妇一生从事表现战争给人类带来痛苦的绘画，他们画完原子弹爆炸以后，还画了南京大屠杀。战争中的人，所有死难者，都是灰色的，像纷飞的碎片一般飘浮。

原来中国人对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灵魂的感应，与日本人对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灵魂的感应也是一样的。

在长崎的一次宴会上，曾有一个70多岁的长崎老人在我致谢以后突然向我跪下，说：“日本过去侵略中国，对不起中国人，我代替日本政府向中国人的您道歉。”说完他深深地伏了下去。我站着，我看见桌上还有一个老太太也向我低了低头，她刚刚告诉我，她几乎和我母亲差不多时间出生在大连，她在大连到上小学才回日本，因为那时大战结束了。她刚说过她一直想念大连，大连像是她的第二个故乡一样。母亲现在也很想念大连，她说小时候她家门前有一条河，从来没见过那么清的河水。

我什么都不能说，我怕我一张嘴，会对满屋子的人放声大哭。

那些花朵开得如此美丽，但如果是安徒生，他一定会看到灰色的小孩在花心里哭着跳舞。

从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出来时，看到前面有一车毕业旅行的高中生进纪念馆。在纪念馆的大厅里，充满了年轻茂盛的头发被雨淋潮所散发出来的温暖的芳香。有一个女孩子手里捧着用纸叠成的千只纸鹤挂在纪念馆里。那是全班同学一块做的，小小的纸鹤一个连着一个，结成漂亮长条。

在南京时，我认识一个好看的日本女孩野村明芙，去万人坑时，领队不让野村去，在我等车的时候，野村捧来一个用餐纸做的中国万福盒送给我。

我打开天蓝的盒盖，里面是一个粉红的小盒，再打开粉红的盒盖，里面是一个淡黄的小盒，再打开淡黄的盒盖，里面是一个白色的小盒，再打开白色盒盖，里面躺着一只很小的纸鹤。

纸鹤象征着所有的好意。

只是我忘记了是否将小小的纸鹤带到江东门去。

野村明芙现在一定已经在日本的某个城市里长大了，也许她也为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叠过纸鹤呢。不知道等她长到像我今天这么大，有一天到南京旅行，去看江东门的殉难者纪念馆，那里的丝瓜花会不会终于恢复到平常的朴素温和的样子。也不知道等我的陈太阳长大，有一天到长崎旅行，那里的郁金香会不会终于也恢复到平常的娇嫩浪漫的样子。

全世界的鲜花永远不要再如此峥嵘怒放，好吗？

（《文学报》1991年7月18日）

马车的影子

张锐锋

他乘一辆玻璃马车
驶过康涅狄格州。
一次，恐惧刺穿了他，
因为他错把
马车的影子
看成了黑鸟。

——史蒂文斯

他乘坐着一辆玻璃马车，那就是说，玻璃是透明的，然而透明的事物却有了影子！在不该有影子的地方出现了影子，是让人恐惧的。在不该有影子的地方你看到影子，并且把这影子看成了另外的东西是令人悲哀的。恐惧因为真实，悲哀却是因为误解。人生之中，恐惧是短暂的，悲哀是永恒的。

——随感录

人，要以各种方式来观察你自己。在镜子里，你出现了第二个，只不过对面的你，位置恰与你相反，与你构成对称。你看到在相反的方向，那一个你与这一个你的一致与谐调性。人们说对称是一种美，对于镜子

与你说来，对称是一种分裂，是自己相反两面的和谐——人们还说，和谐就是美，古希腊哲学家之所以如是认识，是因为对称是和谐的根源之一。

你要在日光下来看自己，影子

只显示你的轮廓，一切细部都被黑暗涂掉了。不要天真地以为，光能带给你一切。它只给你一个轮廓，一个范围，剩下的要由你去猜。

正午的太阳与傍晚的太阳并不一样，你将看到，时间会不断地歪曲你。你将受到时间的嘲弄，一会儿是一个侏儒，一会儿是一个巨人。你与大地构成一个直角，阳光在这直角上迷惑你，谁能想到一个人会在一个直角上消失？阿基米德在刺刀下还画着直角和几何图，当那些神秘的图形被风沙吹散，他的生命也被轻而易举地消灭。也许，这里面永远隐藏着一个谜。谜底就埋藏在你自己之内，这是一种最深刻的埋藏。一个难以找到的埋藏方式。你便由此现出愚蠢的样子，你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个影子意味着你的存在。这个代表着你的东西失去平衡的时刻，你正好巍然屹立，而它巍然屹立之时，你却快要摔倒了——这现象颇让你尴尬，你会觉得自己很滑稽。

当然，你还可以站到水边来观察自己。这种办法几乎与镜子的原理等价。你看到，你像一条鱼那样深入到水中，看来，平静的水是不可埋葬你的。水是一种流体，它本身并不具备形状。在没有形状的物体之内，你获得了自己独有的形状。然而，孔子说，人在流动的水中是看不到自

己的——这说明，你获得这种形状是可变的，是不可能持久的。水获得一个平面，于是你就获得了一个你。水获得一个平面纯属偶然，而你获得了自己则是一种可怕的误解。

你的眼睛布置在你的躯体上，这就构成了人的全部缺陷。你不可能看到自己的全部，而局部又不是你——你能说一种色彩就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吗？当然这很荒谬。那么，人类的全部错误都来自这一荒谬的原因。

古希腊曾经存在过一个只包括一条直线的迷宫，却有无数的哲学家在这条直线上迷失了自己。这是阿根廷伟大的幻想家博尔赫斯在一篇杰出的小说中，对这个复杂世界的省察。小说中的人物愉快地在沉思中接受了这条直线，它包括几个意味深长的点：准星、缺口和背后蔑视的眼睛——这个简单的直线的迷宫中，凝聚着对于人类的仇杀。

可怜的博尔赫斯，伟大的博尔赫斯，毕生致力于探索自己设计的种种迷宫，最后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面对成千万腐朽的或崭新的书卷而双目失明。

眼睛使人产生局部的幻象，而彻底的黑暗却使人恢复真实，因为博尔赫斯看不到什么，因而倒什么

都看到了，他失去了有限的虚像，却获得了无限的真实，他以流血的生命摒弃有限的光，却得到了无限的黑暗——他一直在致力于向黑暗的深入，他一直设想，无限乃是宇宙的真谛——他终于以年逾八十的高龄得到了这个真谛，然后死亡又从容不迫地拿走了它——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停留太久，诗人们总是歌唱彗星。

我常常想到自己的童年生活。这大约是每个年龄较大的人所能常想的事。然而，我并不很大，却常要这样想，那就不免要感到悲伤。有一次，我对一位老人说：你经常想什么？他说：过去的事。我又问：想这些事有什么用处？他说：没什么用处，由不得要想。我再问：那你有什么感受？他回答：感到很远的事情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

时间是这样无情，它把很远的东西给你推得很近，让你仔细看它，你这样看它又不会有什么用处——你的头发照样一根根脱落，或者由黑变白，你能说什么呢？赫拉克利特说，你不能两次涉足同一条河流。孔子说，逝者如斯夫。说这样的话，是先知、智者和圣人的事，对于我们，时间既然以无声的语言说话，我们便什么都不说。

因为我们几乎对于构成生活的

骨骼——时间，一无所知。我们仅仅知道，生活就是那么一回事。比如说我，出生，成长，衰老……这难道不是生活的全部吗？上一代人是这样，下一代人依然如此，代代相袭，太阳每天升起，每天又要落下去。

现在，我照样借用那位老人的话说：很远的事就像昨天发生的。不然，古人作诗时，总用昨天、昨日、昨夜这样的词汇，说着久远的往事。比如说，昨夜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虽说是昨夜，事实上是指遥远的事物——这就是一种残酷的意境。这种无情的美，悲伤之美，来源于那无所不在的上帝：时间。

除非你进入爱因斯坦最初的那个孩童般的设计，你乘坐一束光，离开钟楼上的钟表，那么时针永远指向那一刻度——相对论固然是基于这样一个孩童般纯真的想象而萌发，但是，对于人类，没有痛苦，幸福又从何谈起？人类既然创造了这样相反的词汇，它们便必有用处。它们便结伴而行，白头偕老——正像我们向一对面带笑容的新婚夫妇所祝愿的那样。

有一天，我偶然翻出童年时代的照片。我顿时疑窦满腹：这是我吗？我已经辨认不出自己。可我清楚地知道，这的确是我——戴一顶人